

研

經

言

研經言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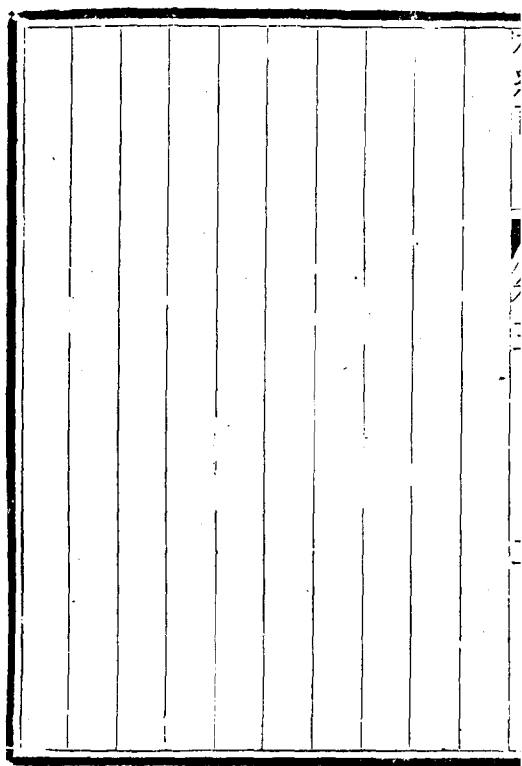
歸安莫文泉枚士述

伏衝解

說文衝通道也玉篇衝交道也脈以衝名者取經隧
四達表裏交通之義此脈並陽明之經行身前者應
孔穴其不應孔穴者並足少陰之經伏行背脊之下
始稱伏衝亦曰伏膂名異實同惟其伏行故得交通
前後爲四達之路經敘虛邪中人之次不直言衝脈
必別言伏衝者以傳邪未到伏衝之先由孫而絡而
經而輸其入淺其途一一到伏衝則入較深而途不

一或由腸胃之膜而傳二府或由腸胃之外而傳膜
原路路可走防禦綦難爲泄爲積未可預卜經意當
以兩歧言不以遞進言否則既入腸胃豈有復出而
傳膜原之理哉腸胃之外膜原之間所部甚廣自鬲
肓至腠腴跨有臍之四旁於古尺約尺許其止者爲
積其行者爲繞臍痛其不內逼於膜而傳者尙有腸
胃之後督筋一次其內逼膜原而傳者亦尙有小腸
膜原之間一次其由支絡而傳者尙有衝脈之正經
爲臍上喘動應手之症益信此一脈之四達交通矣
衝脈之外行者但稱衝則其伏行者稱伏衝理固宜

然楊注太素不誤王注瘧論以爲腎絡之伏行膂筋者蓋謂衝脈本腎絡之一也核之上文入脊內下文出缺盆之路甚合



中風傷寒解

傷寒論於傷寒外稱中風各詳其脈證於六經篇病源謂之中風傷寒其論卽取論中六經脈證千金外臺相承皆如此泉案金匱有中風篇仲景不以此病同列於彼者以此與傷寒相似與痺歷節等不相似故也巢氏以傷寒稱之最得其旨蓋冬時疾風及非時寒風其來無漸非關觸冒故云中又以其彼來而我始冒之故云中又可云傷又以此風起毫毛發腠理入襲於衛而自汗不能循經而傳故論文特起傳經例於傷寒條後而中風條不之及欲知傳經與否

之義但取傷寒論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及風則傷衛
寒則傷營數語釋之自明勿爲近世所惑也

秋傷於濕解

凡論四氣當分二例自春分至秋分皆爲暑自秋分至春分皆爲寒二氣極偏皆從風傷於人經以暑配夏寒配冬者據其極偏之氣配以極偏之時也春之溫和秋之涼和本無所偏介乎寒暑往來之間而不能以寒暑言故於春言風以溫非邪風則爲邪又以此風不偏勝故但言傷於風不別言寒暑非謂風止於春傷人也於秋言濕者秋承中土之後本氣悍無可言卽以中土之濕配之秋謂秋分以前若秋分後天氣已寒此時傷之則從傷寒法經意以四氣分配

四時言自難齊當以意逆實當如傷寒例從秋分後皆爲傷寒也秋以土氣爲氣者正如草木黃落以土色爲色之比近喻嘉言欲改濕字爲燥非是不觀靈九宮八風又以濕配東乎喻又將何以改之

傷寒論六經解一

傷寒所列六經與素熱病論不同熱病論依氣行之脈絡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合傷寒論依邪入之次叙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不合經脈三陽經皆有頭痛陽明始有惡寒而仲景乃皆入之太陽更以胃實爲正陽明經脈嗜卧屬足太陰而仲景乃謂少陰病欲寐經脈渴而欲飲飢不能食屬足少陰而仲景乃謂厥陰病消渴飢不欲食種種皆殊惟少陽太陰爲近之而亦有殊者經脈目眩屬足少陰而仲景少陽目眩經脈飧泄屬足厥陰而仲景三陰

俱利所以然者經但以陰陽分表裏兩層而以身之
前後兩側分爲三陰三陽仲景不但分表裏兩層且
分表之表爲太陽表之裏爲少陽裏之表爲太陰裏
之裏爲少陰裏之至裏爲厥陰其府爲陽明義取遞
進不取平按故僅列熱病論六經症於傷寒例而不
卽引之以冠六經篇首別自爲說以著其名同實異
也所以實異而名仍同者以太陽等六者乃古今紀
陰陽者之大名六元以紀天之六氣難經以紀歲之
六節脈經卷五扁鵲法以紀一日之六候卷十手撿
圖以紀診法之六部經筋以紀筋皮部以紀絡若經

脈則以紀榮衛而仲景因以紀表裏其義一也欲窮
傷寒六經症者勿牽合靈素以亂之

傷寒論六經解二

傷寒一書專明表裏以寒邪之入也表裏以次故分六經以列其次之後先寒病之呈也表裏恒兼故又分六經六篇以辨其兼之多少於是屬詞比事不得不起一例其例純表者入表部兼裏者亦入表部必純裏者乃在裏部假如六經症具必在太陽篇以太陽爲表之表也太陽症罷乃入陽明陽明罷乃入少陽少陽罷乃入太陰入少陰入厥陰各取最外一層隸之故於太陽著論最多而厥陰獨少非略也他經之兼太陽者例不得入於他經而厥陰之兼他經而

已分入各部者例不得入於厥陰則第紀其經症及
解時愈候而已其自諸四逆以下古另爲一篇玉函
題曰平嘔噦厥利脈症并治成本誤并之或據成本
而猶以爲少不得其故乃曰此仲景未成之書也否
則曰此王叔和之所亂也

傷寒論六經解三

余論傷寒六經爲紀表裏屢矣究何所證曰證諸華陀千金引其說云凡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是分六層以紀表裏之次者由陀始所云入胃卽陽明病胃家實也在皮在膚在肌卽太陽及陽明經病也在胸卽少陽及太陰病吐食不下也在腹卽太陰腹滿痛及少陰厥陰病也特措詞有文質分次有羸縮以此不同耳其紀表裏之意則同仲景旣存素問六日六經之文於例而又取華氏六日六層之義潤飾之而易其目

以著篇乃主藥法而略針法之意巢元方能知之故
病源存華說於總論復次素問六日六經依脈生病
之文於後與仲景若合符節是又得一證矣夫又奚
疑

傷寒論六經解四

前論分次有贏縮又有一證蓋六經雖六核之止四
華陀一日二日三日在膚皮肌仲景以太陽統之四
日在胸以少陽統之六日在胃以陽明統之五日在
腹仲景分爲太陰少陰厥陰三經是華陀仲景雖各
分爲六恰各合爲四耳故仲景著各經欲解時太陽
巳午未陽明申酉戌少陽寅卯辰三陰則以亥子丑
三時前後兼一時而錯互之其實於十二時中止得
三時焉與靈樞氣行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二刻少
陽三刻陽明四刻陰分大同陰分卽三陰之分也陰

研經言

卷三

九月河莫氏

陽羸縮之義殆本此乎又仲景書中三陽中風皆各有證獨至三陰則太陰有四肢煩疼一證而少陰厥陰皆止言脈不言證明太陰篇一言可賅二經故二經篇從省也由中風推傷寒則太陰篇首所謂腹滿吐食者恐亦賅二陰言第兼欲寐爲少陰兼渴熱疼飢爲厥陰皆當以滿吐爲本不然僅僅欲寐豈足定爲傷寒少陰病乎且少陰篇詳言吐利腹痛若以陽明少陽篇不詳太陽證例之不大相徑庭乎且三陽篇詳言傳經又言併病合病之證獨於三陰則從略而無太陰與少陰併病合病太陰與厥陰併病合病

之證更無三陰合病一陰併病之證豈不昭然乎哉

陽明病胃家實解

邪之中人各有法度在軀則風中皮腠濕流關節寒傷筋骨熱傷血脈在臟則風傷肝濕傷腎寒傷肺熱傷心二者皆以類從若邪之不以類從者則必其表裏相傳者也大法在軀者以六經傳至七日愈在藏者以五藏傳至六日愈六經爲陽五藏爲陰也其表裏互傳不在此例故仲景書於惡寒則以發熱無熱起例於太陽篇而於通書中則本華陀六日六層之說而文之以六經之名殆混經藏而橫斜截之自成一家言故至陽明篇獨以胃家實爲正而姑存陽明

外證以備義其篇中冠以陽明病三字者皆指胃家實與素靈所稱陽明爲行身前之脈者不同所以然者藥法與針法異也讀仲景書勿執他經以疑此論亦勿執此論以疑他經可已經於他篇之首各舉病名獨胃家實三字渾合之者以見胃象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其部既廣不可單稱一二故也細讀之自知千金作胃家寒者寒卽塞字之誤與實同義金匱黃疸陰被其寒千金亦作塞可證奈何有見一寒字之異從而爲之辭者

腸覃解

靈水脹篇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息肉內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子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泉案腸覃既生息肉則有形矣但覃乃延長之義於病狀何取當爲覃之省文篇韻並云覃之荏反地上菌也病以覃名者蓋取腸外息肉生如覃狀後世咽菌陰菌等名準此讀當尋上聲不當如字讀古覃覃二字多相通故五經文字云詩葛覃字亦作覃但彼覃

仍當訓延而此輩則當訓菌二字之詰雖異二字之
通則同此類甚多不可不正

蠱阻解

蠱熱病男子如蠱女子如阻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
食楊注太素以爲男女相悅之病女惑男爲蠱男惑
女爲阻泉案楊說蓋據左傳而對參得之於名義最
合今爲引申之蠱者壞也素生氣通天注謂煎厥由
房勞來而至耳目潰潰乎若壞都正以女惑男而壞
也阻者阻也史記倉公傳韓女欲男子不可得病寒
熱月不下正以男惑女而阻也曰煎厥曰寒熱則身
必發熱故經列於熱病此熱必發於腎腎熱則侮脾
故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腎中之熱既淫於脾則

必脾腎同治故下文云刺涌泉及跗上經文莫著於此由刺法推藥法其方可知千金無比山藥丸可以治蠱本事方抑陰煎可以治怛若更中於虛邪必皆致羸瘦欬嗽沈默殭瘕爲風虛勞傳月勞等症當各隨宜治之矣或據玉篇怛驕也廣韻怛僑也而通怛於狙釋爲詐病亦得蓋此症變幻不的知所苦朝涼卽如平人暮熱輒至大劇有似詐也然以狙虛擬其神不若以阻實徵諸病千金直作阻字阻者經阻

邪解

楊注太素概釋邪字爲虛邪最合經旨經謂風雨寒暑不能獨傷人必因於天之虛邪與其人虛兩虛相得乃容其形於此知外來之病無不挾有虛邪故兩經動輒言邪此邪字對太一之正風言也難經始曰一切病人之氣爲邪如心邪肝邪等藏府之邪及飲食之邪云云不必皆是虛邪殆以邪字對人身之正氣言也仲景因之有大邪小邪清邪濁邪穀飪之邪諸稱皆由難經而引申其云邪哭者又將虛邪之氣名虛邪之病是以邪字對他病之正狀言也巢源因

之而有五邪之名千金外臺又皆衍爲驚邪之名皆由金匱而引申千金又有邪思泄痢症則又以邪字對心術之正用言也大抵名稱隨時而改讀者通其意勿泥其文否則必執今疑古而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邪哭解

金匱五藏風寒篇有邪哭二字自來注家皆謂非哭之正狀如有聲無淚或哭而不悲之比是以邪爲反正泛稱也然於本文血氣少之原不協惟巢氏病源中風門有驚邪狂癲四症相類而皆冠之以風是古固有以一邪字爲病名者巢氏必本經說邪哭云者謂得邪病而哭病源所謂邪之爲狀悲喜無度是也義本直截無俟深求且其病原於風則於血氣少三字允協風勝則燥理固然矣攷古之邪卽今之痴凡外臺千金治風邪諸方皆可治痴昧者以癲爲痴而

研經言

卷三

十五

別於癩癩痲強合癩癩強分皆於古訓相背詳泉所
撰金匱方論注及證原中

痲削解

金匱勞篇男子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
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痲削不能行泉案痲削當爲
痲消謂痲癩消沮也髓藏於頭而會絕骨絕骨穴在
脛外廉故腦髓少者則頭痛而脛不能行其至春夏
劇者以春氣病在頭故也周禮疾醫春時有瘡首疾
鄭注瘡酸削也首疾頭疾也彼削亦當作消所以疊
瘡也說文瘡酸瘡頭痛也周禮曰春時有瘡首疾此
與鄭同義鄭注是分釋瘡首疾三字之義非分三字
爲二症名說文酸瘡頭痛也五字句是渾括其狀賈

疏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疾云云蓋誤會鄭意蜀都賦味蠲癘疢注瘡頭痛也是誤會許意余目驗春溫症及春月傷風而病頭痛者無不脛痠周禮瘡首疾三字眞善狀病態者許鄭由頭言之仲景由脛言之各以其次爲異耳

下利解

古書多言下利下卽泄字利言其快加疒旁卽爲痢
字下利與吐利文同吐利爲快吐則下利卽爲快泄
已兩經或稱其甚者爲洞泄又爲腸澼王注謂腸門
開闢知本作辟讀爲闢其病卽下利也所云腸澼下
白沫卽今之白積腸澼下膿血卽今之紅白積腸澼
下血卽今之赤痢腸紅等近世分下爲泄瀉利爲痢
疾於是今之痢異於古之利矣豈知今之痢卽難經
五泄中之大瘕泄難經與餘四泄同稱泄是古之下
賤今之痢仲景書亦止加下重二字以別之不另立

一名隋唐時或稱滯下或稱重下皆不脫下字存古
義也徐氏軼範泛指腸澼爲腸紅而以難經五泄概
入泄仲景下利概入痢於此嘆論古之難

病遇節發解

古書言病之遇節卽發也僅見於巢源口注候而目見甚多有發於交節日者有發於交節前後數日者不必盡是口注總之病根不拔則愈而復發其必遇節何也攷凡物應節而來者莫如八風以風爲中央土氣

本尙書洪範鄭注詳前原風濕

土於五常主信故至期而不爽

而經謂風者百病之長是知遇節卽發之病必風也風留經脈則隨感而作且五日爲候三候爲氣一氣者月郭盈虧之大法人身惟經脈隨月郭之盈虧以爲盛衰故必久風之在經脈中者方爲遇節卽發若

病不在經脈中雖屬久風亦不至遇節卽發也故遇節卽發之狀於風虛勞獨多

陰脈陽脈解

前論陽脈候先受陰脈候後受者其義本之叔微叔微於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則云先受溫後受濕以彼準此義當如是并以知溫脈濡弱也經意謂邪中於人其兼及表裏者當陰陽如一如溫瘧是若先受某邪後又受某邪則先之兼見於陰者必退而并於陽斯後之獨見於陰者乃得而乘於陽風溫溫毒溫疫脈法皆如是後者之不得陷於陽也以陽有宿邪也先者之不得越於陰也以陰有新邪也新者欲下不得下宿者欲上不得上不得下而因汗之

則宿者隨新者以俱升而病劇不得上而因下之則
新者隨宿者以深入而病變此二變者皆難治必明
於溫熱之脈法而後溫病可診也亦必明於溫病之
診法而後溫病可治也所以溫病大法禁汗下偏行
之治而宜汗下並行之治萎蕤湯汗下並行之方也
由萎蕤而推之他方思過半矣

晚發解

平脈法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爲晚發水停故也爲未解成注晚發者後來之疾也泉案外台卷一張文仲療晚發傷寒三月至年末爲晚發方生地梔子升麻柴胡石膏五味若頭面赤去石膏用乾葛無地用豉然則晚發云者乃傷寒最晚所發以意逆之感寒熱而至半年發者曰晚發三月晚發者其感在冬至前不論時氣正氣也年末晚發者其感在夏至後不論時氣正氣也以寒熱在身蓄至半年必發也何以言之自秋

分至春分正氣之寒當以冬至爲界冬至前傷寒者其晚發至三月末而極以距秋約半年也若冬至後傷寒至五月後發則爲病熱不稱晚發爲其兼新感也凡寒熱至二至後而極偏最易有新感有新感則病兩歧故不得稱晚發自春分至秋分時氣之寒當以夏至爲界夏至前傷寒至九月發則爲溫瘧不稱晚發爲其兼新感也若夏至後傷寒至年末發者則爲晚發以相距半年也自秋分至春分時氣之熱以冬至爲界冬至前感熱者其晚發在三月末法與正氣同若冬至後感熱者至夏末發則爲溫熱不稱晚

發法與正氣同自春分至秋分正氣之熱亦以夏至
爲界夏至前感熱者至九月發則爲溫瘧不稱晚發
法與正氣同若夏至後感熱至年末發則爲晚發法
與正氣同然則晚發云者是從溫熱兩病中別出言
之亦對時氣正氣之卽發者言之蓋冬至後感之年
末發與夏至前感之六月發皆卽發也卽字與晚字
正相對若專以冬月正氣言之恐未能遲至次年末
始發也活人書因此改爲三月至夏始未達其旨所
以如是晚者以積受寒邪寒搏於液液停爲水邪不
得發故也凡邪伏不發者多由水停外台卷四溫病

冬溫未卽發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
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隱軫如錦文壯熱
欬悶嘔吐清水據此知冬溫被春寒折時先有水停
故至夏發時必嘔吐出水而後疹見此冬至後感時
氣發於夏末者不稱晚發之証彼方用麻杏葛橘與
此方皆是提出寒水之意又錄驗載溫毒此条下又
云已自得下利宜服黃連橘皮湯然則停水之毒吐
利皆有與晚發同法卽謂外台錄驗兩溫毒爲晚發
之溫也亦無不可

鼠瘻解

靈素本草皆屢言鼠瘻說者皆以食鼠殘成瘻者當之病源列九瘻中有鼠瘻引靈寒熱赤脈貫瞳於其下但病源鼠瘻既爲九瘻之一則不得以概諸瘻可知三經鼠瘻鼠當爲竄鼠性善竄故鼠字從鼠鼠字卽通鼠詩正月鼠憂以痒小旻鼠思泣血兩字皆爲鼠義蓋遭亂之人多方求脫而卒不可得故既言鼠而復綴以憂思二字瘻之稱鼠亦取竄通經絡爲義鼠俗作串瘻與瘻爲雙聲故近世瘍科書皆呼瘻串瘻串卽竄瘻之倒言也鼠如字讀則與注爲聲轉瘻

與流爲聲同故近世瘍科書或呼流注流注卽鼠瘻之倒言也凡取兩字相切成義者可順可倒如丁東東丁厯六陸離之類甚多鼠瘻之爲瘰串流注斷無疑已又此病初起曰瘰瘰從其外命之已成曰鼠瘻從其內命之經稱寒熱瘰瘰及寒熱鼠瘻別之以此因知赤脈貫瞳當是已成之瘰串診法非初起之瘰瘰診法何以言之經以赤脈多則死期遠少則近則見赤脈非凶兆明矣大抵血虛之人目皮裏面必白血主脈故以脈見之多少驗血虛之微甚瘰瘰初起當不至是必已成瘰串膿水淋漓已久合用此診法

耳玉篇瘰病也瘦瘡也

研經言

卷三

垂 月河莫氏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

金匱衄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獨不言少陽或據靈樞經脈謂少陽脈不至鼻似也
而實非也蓋仲景所云太陽陽明者非謂太陽陽明
之經乃其自分之部也太陽統三陽之表陽明爲胃
府之裏衄有由陽絡之陽傷而得者外感風熱所致
春夏從開邪必著於表故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衄
有由陽絡之陰傷而得者內傷飲食之熱復被風燥
所致秋冬主闕邪必著於裏故云從秋至冬衄者陽
明此文正與泉前三陰三陽諸篇相證雖似本之靈

樞而要各自成論偶與之合也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

凡黃家日晡多發熱者以陽明王時也

補說文作饑云日加申時

食也仲景云陽明王申酉戌時

疸熱隨之而發故以此爲黃疸之常

以其病在中上而下無病則散而不至逆也凡氣在中則可上可下在上必陷在下必逆若女勞疸熱固結於下不得下泄則時時上逆特與脾近與肺遠止得逆乘於中不能逆乘於上至日晡則中實脾王疸熱之逆乘於中者得以乘勢逆乘於上上至肺而極故從肺虛惡寒之例而爲此病惡寒仍肺病非腎病辨症之訣如此其額上黑之義同蓋女勞疸之熱之

逆行於藏者借逕於脾胃而及肺其逆行於經者借
逕於大腹而及額上額上爲心之部腎病者顙與顏
黑此之謂也此義卅年來屢思不得至癸巳夏偶得
之

隱指解

脈經第一篇釋脈名兩言隱指嘗以問之老醫舉無應者及歷症有年始知其的蓋隱者揚之反經文皆於按之下言隱指者謂脈氣之鼓被指按住則不得發揚似乎隱匿故曰隱指其獨後之虛實二脈何也實脈初持時止見長大不得謂之實及按之而長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橫充指下而見滿象始成實脈矣故曰隱指惛惛然廣雅惛滿也是也虛脈初持時止見奕大不得謂之虛及按之而大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旁流指下而見芤象始成虛脈矣

故曰隱指豁豁然空玉篇豁空也是也虛實二脈之
眞際皆待按之而見故惟此二脈言隱指古人立言
之妙非淺學所能領會矣

陰陽附解

脈經所謂陽附陰陰附陽者陰陽謂表裏附謂薄也
陽附陰卽表邪內陷之謂陰附陽卽裏邪外乘之謂
病發於太陽則內薄發於少陰則外薄薄而不已必
爭其與交并之別交者表裏不分清附者表多卽裏
少裏多卽表少也并者表并於裏卽無表裏并於表
卽無裏附者裏猶帶表表猶帶裏也至於爭則薄者
將勝矣將勝者盡入其境也表盡入裏則陷故死裏
盡入表則出故生陰主闔陽加之則不能容故脹滿
陽主開陰加之則虛者泄故汗出而其與并有別者

研經言

卷三

三

明河莫氏

并者已汗出附而爭者未汗出也可見診熱病總以汗出爲佳也又案此時脹滿必不大便下之則其死尤速此時汗之必昏運補之則其愈遲補甚亦死一先一後之間必列此數名其丁甯示人之意切矣脈經歷集古今衆論其名稱或隨時代而異故多有詞異旨同者此謂薄爲附亦其一端也

溫病脈法解

凡脈來盛去微如人喘狀者是邪氣由表薄裏之象若又動數不均則薄裏尤急卽初大漸小之厥脈也傷寒得之爲惡寒甚而熱多者以此今病過數日不見此二脈知其邪將衰不能薄裏不薄裏必還表將汗之兆也然亦有不薄裏又不還表逗留半表裏間而脈如是者則象其肺藏之有所載也肺在軀殼內四藏上正在半表裏之次邪著於此則脈緩故去來平初終勻其人當瘖瘖者肺載邪而氣實無聲也欲邪之散仍須從汗出設汗之不汗則邪著固而肺將

爛若萎矣法在不治脈經卷七熱病脈不喘三条義
實如此凡云不者皆昨然今否之詞府謂胸中藏謂
胃部陰陽謂表裏凡云期者皆施治冀望之詞三日
四日者自七日後數之也七加四爲十一日邪氣還
表行其經竟之時至是不汗則其終不還表而著肺
之固可知治法乃窮矣

稟弱有石解

素平人氣象長夏稟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從脈

經及甲乙案石之義似當爲堅而經與稟弱並舉則石脈

之象從此可推已蓋堅爲長屬去來相引石爲短屬

去來皆斷兩者固別素玉機真藏真腎脈至搏而絕

如以指彈石辟辟然絕謂去來絕也一曰如奪索

奪古

脫字見說文是石脈取義於絕不取於堅故得與稟

弱並舉第辟辟之石無胃氣稟弱之石有胃氣故在

彼爲死脈在此爲病脈耳所以長夏忌石者脾平脈

相離如雞踐地則離而不甚覺其離也石則離之顯

焉者矣夫離之爲言猶斷也以不甚覺離者而忽顯見爲離脾氣弱而腎氣強矣故病

玉屏風散方義解

玉屏風之止汗非如圻者之於牆然也其謂汗之因風得之者恒至虛其衛氣而久戀衛虛則不收風戀則不純以不純乘不收則汗出自易故必以防風從外發之白朮從中守之而黃耆則居其間而託之耆之爲言致也

詩皇矣上帝耆之耆致也

推致衛氣使風不得留則

衛自收而汗自止方義如此人見其汗止也而以爲黃耆固表亦盍觀其方下有治風邪久留不散自汗不止兩語乎本草經曰黃耆治大風此方本之故其義與金匱血痺黃汗黃疸諸用黃耆方不同而同以

彼症亦由衛虛挾風故也其防朮並用取諸金匱桂
芍知母湯方中亦以彼症由風濕之故以彼證此斷
可知已必其人之症如方下所云始可用之倘其汗
不由於風或微有風而屬在表虛裏實之體卽不可
服服之則衛以被託而益虛表虛而裏益形其實諸
氣不和雖本無汗且可使有汗奈何忌汗而藉此止
汗耶且屏風之名兼有屏絕屏擋之義若專以屏藩
屏蔽爲言則豔其名而沒其實矣大抵古今名方苟
得仲景之一端卽非望文而可曉讀者當以意逆志
焉

磁石治周痺解

人皆知磁石之益腎氣也而本經獨主周痺痺爲風寒濕三氣襍至之病未必皆由腎虛經意何所指乎蓋嘗厯考方書乃知磁石能吸通一切擁塞之氣塗於外則從外吸內如入昇藥提毒納喉中引鍼是也以彼例此治痺之義灼然矣經隧中爲風寒濕所阻而成痺亦係擁塞爲病故須此以吸通之第古方中依經直用者絕少而釋周義爲流之理則凡擁塞之處無非痺氣所流之處故用之者不必規規於經文而自合經旨且因此益知益腎氣之故焉心肺主呼

肝腎主吸能吸之物與喜吸之症其氣相協虛者得
吸以實之謂爲益腎也固宜特不比泛泛益腎如山
藥地黃輩耳臨證者審諸每見上下俱虛之人欬喘
吐血醫用磁石漸至肺萎延成死症實由吸傷上焦
之誤而醫者無一悟及可慨也夫案仲景書不及此
藥者仲景爲傷寒設法原書不別出金匱金匱亦論
傷寒之雜病也寒邪從外入內不可再服磁石使之
從內吸外故不及也

人參解

人參性效近陳修園疋新方八陣辨之而未盡也泉
謂仲景於亡脈亡血並用人參者非以人參爲能生
血脈也特培其血脈所由生者耳脾主爲胃行其津
液津血同類津液不行則血亦減少而津血又皆元
氣所生元氣實藏於脾人參專能補脾脾旺而氣液

此本納甲壬癸與戊己同宮之義

充則亡血亡脈皆愈故人參之補脾實人參之培元
氣也惟人參培元氣故陽虛者得之能益氣如四君
子湯是也陰虛者得之能蓄津如人參白虎湯是也
且人參反大黃大黃功專瀉胃而胃爲萬物所歸能

瀉胃者必能瀉胃之所及人參功專補脾而脾爲諸
經之母故補脾者必能補脾之所統推而暨之大黃
無所不瀉人參無所不補凡通治之藥準此

桑根白皮解

據本經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崩中絕脈補虛益氣云云則桑白皮補肺也別錄則主肺中水氣唾血熱渴水腫腹滿臚脹利水道去寸白縫金瘡似桑白皮又瀉肺也豈相背哉蓋本經中字皆指胃言胃主肌肉百脈秉穀氣而成則羸瘦絕脈亦係胃病補虛者補胃之虛益氣者益胃之氣胃以下行爲順胃逆則肺不平而肺病作本經著治胃之效而肺之平不言可喻也別錄以經義隱約故推衍之其主治皆胃逆陵肺之症一本一標詞相反義相成肘后方以之治

消渴尿多及產後下血是宗本經爲用錢仲陽瀉白
散治小兒肺經實熱是宗別錄爲用

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以百合治百合病專方也諸家注從未有能道其故者案本草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百合病症狀雖變幻不一要之小便赤黃一症則有定仲景於至無定中求其有定者以立診治之準此百合病所以必用百合也百合病重在小便故於頭痛頭漸漸頭眩諸足以卜愈期者皆於小便時診之凡辨疑難症皆當準此夫古人至奇之法實有至常之理淺人泥於百合補肺之說因以肺朝百脈爲之解淺也又百合病者由於餘邪逗留血氣不潤所致如意欲食

而或美及欲卧欲行云云狀其無大邪之抑正氣有時得伸也復不能食至不用聞臭不能卧不能行云云狀其氣血少潤也如寒如熱飢中不潤而滯瀉也無寒無熱餘邪不能作勢也口苦胃液被餘邪所吸不能消淨食物也得藥劇吐利胃液不充反爲藥所勝也脈微數微爲血氣少數爲邪氣止也溺時痛見於頭者溺爲去液之事故病液少者卜之於此下虛則上實也此證之於症而合者也其治法專以滋潤爲主故本方於百合外加生地汁津血並潤也汗下吐皆傷液故隨上下之所傷而救之知母雞黃皆滋

潤之品滑石爲潤下之品惟楮則逐邪欲乘其方下而逐之也變渴則栝蘘牡蠣變發熱則滑石無非取乎其潤此證之於方而合者也然後知本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云云皆潤之之效也大抵病至邪留正虛之時攻則害正補則礙邪惟有潤之使正紆邪浮始可設法逐邪其逐邪之法總不出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沈實者以下解之數語決不以百合數方了事也惟至此時則病之局勢已移不得仍以百合稱故百合病止此耳讀仲景書如讀春秋左傳當取他傳續此傳後

而後紀事之本末始全

仲景用桂枝例解

仲景之用桂枝不獨太陽病爲然卽已見裏症而表猶未罷者亦用之故建中復脈雖於滋膩中尚藉一味桂枝以達餘邪而桃仁承氣湯黃連湯桂枝人參湯柴胡薑桂湯當歸四逆湯烏梅丸諸方之用桂枝準此矣其尤著者陽明太陰二篇皆有浮脈者宜桂枝湯之論可見無表症而有表脈者猶當用桂枝所以然者有表脈則氣連於表與未罷之表症同無表症則不得不隨其所見之病以爲隸近人泥桂枝爲太陽經藥究未明其例也夫仲景之用意雖深能善

讀之則義隨文見自有迹之可尋此所以爲醫學中
百世之師也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解

任分則權分任專則權專權分則功分權專則功專
分者我與人均專者人由我使桂枝湯桂芍俱三兩
則桂自驅風芍自斂汗各不相假所謂任分權分而
功分也此方桂三兩芍四兩則芍能使桂桂雖有驅
風之能亦不過以辛溫善達之氣助芍藥宣已痺之
血而不得獨炫其長所謂任專權專而功專也加生
薑之義可以類推此論身疼痛在發汗後顯屬汗後
亡津血氣痺着之象津血同類故從血痺治芍藥生
薑皆治血痺故獨重其分亡津故加人參與白虎加

人參湯症義同何以知此身疼痛爲血痺也以脈沈
細知之栝樓桂枝湯症亦云脈沈細而其病由於亡
津以彼例此昭然已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論曰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堅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堅小便不利故加桂其義深奧難明注家皆不得之近徐氏類方則云桂枝能利小便又云白朮能生腸胃津液亦屬牽強繹經意以身疼脈虛而濇爲表虛挾濕復以脈浮推得有風復以不嘔明其無裏症故以桂枝解表之風附朮解表之濕其可確指爲濕者全在不渴二字上勘出故脈濇作陽虛挾濕論也然果係有濕必大便溏小便不利若大便堅小便自利則非濕症矣旣非濕症而見身疼虛濇之脈

研經言

卷三

美

月河莫氏

是專屬陽虛可知卽其脈浮亦平脈法所謂浮爲虛也不得再用解表之藥以重虛其陽故決然去桂桂去而朮附皆轉爲溫煦陽氣之用矣二方之別所以明二症虛實疑似之辨者至矣

大青龍湯 麻杏甘石湯 越婢湯解

三方皆麻黃石膏並用乃表裏同治之法也然石膏雖曰治裏而本草亦稱其能解肌是三方者必也表裏俱有熱而又擁於上焦者宜之且其爲製也大青龍湯麻黃六兩石膏如雞子大麻杏甘石湯麻黃四兩石膏八兩越婢湯麻黃六兩石膏八兩是皆石膏重於麻黃石膏爲主麻黃爲佐則解熱之權勝麻黃雖有發散之性只得於解熱中疎其鬱滯而已性隨製變故仲景用大青龍必提出煩躁二字而以脈弱惡風戒其誤用以見大青龍專爲煩躁設於越婢湯

則主自汗出無大熱於麻杏甘石湯則主汗出而喘
無大熱以見二方專爲喘汗設煩躁喘汗症雖不同
其爲上焦熱擁則同故立法亦同近柯氏琴來蘇集
疑麻杏甘石症汗出而喘無大熱七字爲誤欲移無
字於汗出上其不足與語仲景化裁之妙用必矣

小青龍湯解

古經方必有主藥無之者小青龍是也何以言之方中麻芍薑辛桂甘各三兩味夏各半升攷古半升約古分亦三兩仲景每以半夏半升配生薑三兩五味半升配乾薑三兩此方正其例也八味輕重同則不相統故曰無主藥或謂麻黃先煎卽是主藥豈知麻黃以有沫當去不得不先煎與先煎澤漆先煎大黃有別特以肺爲水源以此疎其壅塞耳且本方加減法云去麻黃者四麻黃在可去之例豈主藥乎匪特麻黃非主藥也卽桂枝亦不過因表不解發熱而用

之其與芍藥甘草同用全乎桂枝湯矣桂枝既非主藥芍藥甘草更可知已又何論半夏乎此方本從桂枝湯來而其義則在乾薑五味細辛二味本論於柴胡湯四逆散方下云欬者加乾薑五味子細辛卽此方主治之義柴胡湯方下又云欬者去人參生薑大棗加五味子乾薑卽此方用桂枝湯所以必去薑棗之義然則小青龍爲治飲家欬之方故凡用乾薑五味子而與若桂若麻並施者皆自此出如金匱厚樸麻黃湯射干麻黃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杏仁

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杏仁大黃湯六方是也
論此方所從來當入桂枝類論此方所由衍當另建
一類而六方隸焉斯當矣

研經言

卷三

聖

月河莫氏

當歸四逆湯症解

論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此症比諸四逆略輕所以改用當歸者在一細字上勘出諸四逆皆脈微無言細者微細雖皆亡陽脈而微爲無氣細爲無血其指不同本論云下之後復發汗脈微細以微自汗來亡陽細自下來亡陰以彼例此細爲血虛顯然金匱云血虛而厥厥而必冒是厥固有生於血虛者故必以當歸溫經芍藥治痺而後血利細辛開之通草穿之而後血流其用桂枝者取其散表寒也方意如是論又曰下利強下之脈浮革因而

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浮革亦血虛之脈腸鳴亦血虛之因又在利後與此正足相參此四逆症自屬半表半裏千金謂爲陽邪內陷之治者得之夫強下脈大亦兼表耳

侯氏黑散解

釋此散者言人人殊皆無確據攷病源寒食散發候
云皇甫曰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曰華佗或曰仲景
考之於實佗之精微方類單省而仲景經有侯氏黑
散紫石英方皆數種相出入節度略同然則寒食草
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據此知侯氏黑散係石發
家服食之方故有冷服填腸之說石熱之發亦足召
風故入之中風大約服石之風叙於漢季盛於隋唐
仲景傳方而後外臺用此尤詳宋以來服石者鮮此
散幾廢近喻嘉言誤指爲中風主方踵其說者見其

藥不對症未敢遵用因專取菊花一味以爲本諸仲
景而此方之義溼詳余所撰經方釋例中

案喻氏之意以經文有中風之論而方止黑散數
種耳豈知中風自以續命爲主方外臺中明謂續
命爲仲景方今金匱無者脫也詳余所撰金匱方
論注中

天雄散解

金匱天雄散有方無論近人不得其說或疑爲後人所附而議去之泉謂此乃陽虛失精之祖方未可去也古者失精與夢失精分而爲二夢因於風夢失精者虛而挾風故仲景以桂枝湯中加龍螭治之桂枝湯中風方也不夢而但失精者虛而挾寒故又以天雄散治之天雄祛寒壯陽之藥也其治失精於何徵之病源引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眶痛髮落一段經文於失精候而外臺卽以范汪天雄散隸之范汪方較仲景止少龍骨一味而注中引張文仲有龍

骨與仲景一味不差此天雄散治失精之證也古失
精近精滑也局方金鎖正元丹蓋取諸此

理中四逆方義解

大凡思義必先顧名仲景書名傷寒則方義自係治寒寒邪從表乘裏裏氣不支揮霍撩亂勢將直搗此時未暇顧表先與建裏故但用參朮甘薑四味而置頭痛發熱身疼諸證於不問亦以實其裏本無妨於表也俟亂一定然後解表以截來路方下所以有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之論也理中專爲此設並無伏熱痰食在內故無壅塞橫決之慮不然則有因而致變者矣其緩者更有桂枝人參湯卽理中加桂枝法與先理中後桂枝者同一表邪

乘裏而分治合治猶尚有別况於裏實者而可無別
乎至於四逆亦爲表邪乘裏而設但見厥則所乘已
在三陰較理中症尤重乃反不用參朮何也蓋以寒
邪已入三陰則裏爲實與理中症寒邪將入三陰其
裏猶虛者先後止爭一間正如婦人臨產可服補劑
助力已產則有血內瘀不得再補之比知此始可與
言虛實矣且吐利而又厥逆爲表裏同病故旣以乾
薑溫裏卽以生附託表其與真武湯附子湯之用熟
附益氣迥然不同然則桂泄三陽生附泄三陰經有
定例非僅以性熱兩字了之夫一寒之傳變其別如

此則凡不止一寒本先裏實者從可推已用此二方
但將已所診症細細與仲景論中義例相參合則用
不合則否毋執成見爲也

卷三終

湖州王文光齋

發

老店鐫刻

研經言

卷三

吳

月平身月